



网/言/网/语

四五十岁了还想生的 我劝您请谨慎

◎他塔拉

昨天去看了《我的姐姐》，从一开头弟弟撒泼打滚欺负姐姐，姐姐坚决要考研，我就在祈祷：千万不要有反转，姐姐千万不要放弃人生理想。结果还是反转了，并且以一种毫无逻辑的方式——姐姐突然就爱上了弟弟，带他从收养家庭逃走了。

结尾姐姐和弟弟拉着手笑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emmmm和老人看手机脸。

我妈对此的评价是：感人、亲情胜过一切。

而我作为姐姐的同龄人，怀揣着同样为自己拼搏的理想，全程只感受到了无奈、痛苦、不公、煽情和道德绑架。

◎酸苏安

带小朋友一起去看《我的姐姐》，一起在散场时哭得稀里哗啦。电影很好哭，情节也很简单。

是从弟弟说：“妈妈，我想回家。”开始鼻子一酸，到从医院出来弟弟趴在姐姐背上说：“你身上的味道和妈妈一样。”眼泪就止不住落。

姐弟俩在墓地聊笋子炒肉，姐姐在姑妈家吃西瓜聊俄罗斯套娃，偶遇舅舅说希望他是爸爸……每一幕都很好哭。

成都取景，椒盐川普，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碗碟瓢盆……都很四川。姐弟俩在踢球的那个天桥就在公司附近，每天都路过的地方。

舅舅把真实鲜活的市井小民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了，武东风真的是只有成都人才懂得的梗。

最喜欢姑妈，把爱恨别离的无奈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

总之……好看。

◎AsaExpectoPatronum

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里的几位主要人物的戏都紧紧围绕主题，边角过场也都没有虚废，姑妈和舅舅两个人物太好了，真正可以用“炸裂”来形容的表演，而这个炸裂不是用冲动的情绪和夸张的肢体，而是饱满可信非常惊人，现在就想断言张子枫、朱媛媛和肖央是今年的影后以及最佳男女配了。

结局没什么意见，这两个极评价让我想起去年追剧时，大家对《以家人之名》的两极评价，作品负责展现，提出问题，呈现矛盾，但不必负责解决问题，在这个电影里，解决（无论哪一种形式）是不真实的，何况结局没有给出明确的选择和评价。弟弟形象是否过于成熟，我觉得完全没有，四岁小孩的成熟程度，本来就是天使与魔鬼并存的状态，小朋友表现得非常好。

可能我是温和派吧，只要是姐姐凭借自己心里愿意做出的选择，不是被道德和亲情绑架所付出的牺牲，都能够理解吧。姑妈和舅舅两个角色的复杂性也非常好，一味地贴上标签姑妈自甘堕落舅舅唯利是图是对电影复杂性的消解，倒也是当下舆论生态的展现。

总之电影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btw:张子枫演技太好了呜呜呜~

◎姚弛 Zeawo

和我姐一起去看《我的姐姐》，然后两个人用掉了一包纸……在结束时向有句硬硬巴巴如现在的话，现在说出来吧——

谢谢你做我的姐姐，以后我会变成厉害的人来保护你的！

◎哄红有话要说

看完《我的姐姐》才知道，原来成都话讲不好就会变成山东话或河南话。

◎豇豆四季豆

真不愧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啊！《我的姐姐》里演得最好的还是朱媛媛，她和张子枫吃西瓜那场戏，一句“其实套娃也可以不装在一个套子里”，瞬间让一直平静如水的我泪如雨下！

很多人骂结局太烂。那请问什么结局才好？签个永不见面的协议，和弟弟从此天涯陌路？说实话，这种事情，哪有两全其美的结局？只希望那些重男轻女、那些四十快五十岁的人趁着残存的最后一点生育能力还想生的人谨慎，你以为生了个陪伴，其实很可能是个负担，当然有足够经济实力的除外。

李银河谈《我的姐姐》

揭示社会伦理及其变迁的深刻之作

《我的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个好故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引人入胜。姐弟俩从陌生、隔膜、相互嫌弃到彼此沟通，演变过程清晰，丝丝入扣，到最后是分还是合的抉择关头，竟令人潸然泪下。开放式结尾更是绝妙一笔，令人浮想联翩，欲罢不能。

精彩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固然彰显了这部影片的基本功相当深厚，故事和人物关系背后所揭示的社会伦理、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才是这部影片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引人深思的独到之处。

影片围绕着女主人公姐姐究竟是去追求个人事业发展还是抚养幼弟的艰难抉择逐步展开，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冲击。

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挣钱养家的成年姐姐当然应当承担起抚养幼弟的责任，不可能也不应当有其他的想法和选择，在这种突发状态下，姐姐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牺牲个人的学业、事业，全心全意抚养弟弟长大成人。

然而，由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和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冲突。所谓个人本位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摆在第一位，把家庭价值和亲情摆在第二位。于是姐姐要不要为家庭承担责任牺牲个人价值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分还是合？是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还是为了亲情牺牲个人？影片把人物置于伦理和情感的剧烈冲突的情境之中，引人深思。

影片揭示的另一个社会心理特别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即人们内心深处的重男轻女。影片描绘了父母为了要个男孩逼迫姐姐假装残疾以获取二胎指标，甚至暗示曾经想制造事故以获取生儿子的机会，父母还曾通过偷填志愿志毁掉女儿想当医生的梦想。这种重男轻女的做法不但令人发指，而且代代相传：姑妈也曾为了成全她弟弟（主人公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含辛茹苦，蹉跎于一个远

远低于自己期望和才华的人生。

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女孩早晚是别人家的人，男孩才是传宗接代的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父母养老的依靠对象，这就形成了家庭中绝对的重男轻女，从营养、教育、医疗资源到喜爱程度，全都向儿子倾斜，就连媳妇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影响到她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

影片揭示了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目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影片通过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深刻变化。

影片中还有相当犀利的一笔对上述两个命题同时做出辛辣的批判：姐姐照料的一位孕吐严重的孕妇，不听劝告一定要冒险把孩子生下来，不但家人这样主张，孕妇自己也同意这样做。联想到一些男权主义严重的家庭在母亲孩子只能保一个的情况下，竟然能够选择不保母亲保孩子，背后的逻辑是孩子是这个家庭的香火，孩子的重要性排在母亲前面，所以可以舍弃母亲保孩子。

这是一个残忍的排序，细思极恐：保住母亲，孩子死了还可再生，怎能为了保孩子让母亲去死？这种残忍的选择只能表明，在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家庭（孩子）比个人（母亲）重要；男人比女人重要。女人无论作为个人、作为母亲都不如家庭和孩子更重要。这是传统的中国女人所受到的双重歧视。可悲的是，很多女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那位孕妇自己不就是这么选择的么？

总而言之，从普通观众的角度看，《我的姐姐》是一部非常好看、深深打动人心的影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也算是一部立足于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揭示社会伦理及其变迁的深刻之作。（李银河）

姐姐们最大的悲哀：总以为委曲自己就能换来圆满结局

1

看《我的姐姐》之前，曾看到一篇报道，标题是《观众把口罩哭成了面膜》。这个比喻，太有画面感了，直接把我从家里的沙发上拉到了电影院。

然而，看完电影，哭是哭了，但离把口罩哭成面膜还差得很远。所以电影看完，灯光亮起，当看到前排一个很潮的小伙子拿着一堆纸巾，在位置上肆无忌惮地狠狠擦泪，我竟忍不住在心里冷笑一声：呵，还是太小了，没经过事。

确实，像我这样的中年人，简直就是电影里安然爸爸妈妈的同龄人，电影里老一辈那些或明逼或暗示的陈仓，我看得太多了，所以电影的前半部分，我看得堪堪平静似水，就像一个了然于胸的看客，揣着手，就差在心里说：哼，我看你们几爷子还要耍些啥子板眼！

2

电影结束，大家都在讨论姐姐到底该不该抚养弟弟。说实话，这个话题，我不想讨论，因为到了这个地步，该与不该，都说得过去，电影里其实也给出了两种答案——一个是安然自己带着弟弟。至于是不是牺牲了梦想，我倒并不觉得有那么绝对，比如也可以把弟弟带到北京啊（当然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非要非是北京？难道就因为北京房租贵，更能突显安然追求梦想，就不可能把弟弟带到身边？）；另一种当然就是把弟弟送人，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而且电影里姐姐也确实给弟弟找了个很好的人家，有钱，而且还真心实意收养弟弟。签个永不见面的协议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谁也不想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以后，亲生家庭又过来找麻烦。

所以，姐姐这条线，我基本没啥泪可流，常规，甚至有些刻意。比如弟弟才四岁，一开始的表现倒也很符合他四岁的年龄：姐姐给她准备好了牛奶鸡蛋吐司，他非要吃包子，一旦不如意，就直接把吐司撕了；姐姐看他，他一泡口水吐在姐姐脸上……对，四岁的娃儿就这样，因为他还不懂事嘛，而且之前爸爸妈妈也特别宠他，“从来没骂过我”“我感觉我们的爸爸妈妈不是一个人”，可见他确实是捧在掌心长大的。

但后来，他突然变得那么乖，不仅可以去医院里不打扰上班的姐姐，还会自己乖乖趴在

在桌子上睡了，到后面还说出“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妈耶，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吧，怎么陡然就从四岁变成了十四？这成长速度，太跟得上电影煽情的需要了。

3

吐完槽，来说说这部电影感动我的点吧，毕竟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是哭了。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哭的呢？从姑妈和安然一起吃西瓜，给她讲她当年为弟弟、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然后说了句“其实套娃也不一定非要装在一个套子里”，妈呀，这话一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拖成了一条长长的线。

这才是这部电影最让人悲哀的点好吗？不要说上一代人愚蠢，不晓得反抗，在那个经济远没有现在发达，很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年代，她们能怎么反抗？能逃到哪里？一个户口就能把你卡死。所以，明明姐姐成绩比弟弟好（她都可以上西师俄语专业了），但弟弟考了个中专，两人只能上一个，她就只能放弃；弟弟生了娃，她就必须放弃生意，从俄罗斯赶回来。真的，看到这里，简直气得肺炸——弟媳妇生了孩子为什么不自己带，弟弟弟媳是手残了吗？弟弟弟媳手残了，双方父母就不能帮点忙吗？为什么什么都要姐姐来？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在以前，动不动使唤长姐似乎是普通家庭的一个习惯。

但集一家之力宠大的弟弟长大后又怎么样了？重男轻女，不仅让安然从小装残疾以骗取生二胎指标，没成功后，还想制造事故（游泳时溺水），甚至从小把安然放在姑妈家长大，“表哥把我当沙包，姑父偷看我洗澡”。

4

看，一个重男轻女且事事推卸责任的大家庭，能培养出什么好儿子？只是苦了姑妈啊。她不知道不公平吗？从她那句“套娃也不一定非要装在一个套子里”我就知道，她是知道的，只是那一代人，囿于诸多条件的限制，明知没办法逃脱，也就只好默默忍受。这，才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

当然，更大的悲哀是，她们受着受着就受成了习惯。姑妈要安然必须把弟弟带着，不准送人。我倒不觉得她是帮凶，她可能只是觉得我都这么过来了，你为什么不能？与其说是帮凶，不如说是对自己命运的无奈的接受。因为她说了，“如果不是你姑父生病，我就养他（弟弟）了”。

中国女性，还是过于善良了，总以为委曲了自己，就能换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呢？就像安然说的，“姑妈，你是个好女人，但现在不一定做的好事”。

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姐姐，真心希望每个家庭能平等对待“姐姐”，她们不仅能帮家里干活，更有梦想要追。（夏周）

